



# 远去的万州民主路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熊刚

民主路，地处老万州城区北部，建于1945年，从已湮灭的环城路西门直通较场坝纸坊溪，全长958米、宽9米。原为泥结碎石路面，1980年改造为沥青路面。它沿芭溪河自东向西延展，似一条扁担，西头挑起万梁、万开公路的尘嚣，东头牵着环城路、一马路的市声。路旁少见繁华商铺，多为砖木结构居民平房、日杂仓库和手工作坊，马路上常有满载的货车驶过。

民主路的起点在西门，这里的粮店、肉店和豆腐店，氤氲着居民日子里最实在的烟火气。行至中段，民主路小学的琅琅书声、印刷厂的油墨清香和加油站的汽柴油味扑面而来。路的末端，则消失在较场坝车站杂乱的客车往来中。

民主路外侧，是日夜流淌的芭溪河。它发源于铁峰山，蜿蜒30公里，于万安桥下游的南门口汇入长江。春冬时节，水流清浅，可见河底；夏秋之际，山洪奔涌，吼声如雷。每逢长江涨水倒灌，河面骤阔，俨然成了万州城的“内湖”。

芭溪河有一处天造地设的奇观——巨石横跨溪流，形成无需斧凿的“天生桥”。枯水时节，岩缝渗流叮咚作响，清脆如玉，似幽谷弹琴；春夏水涨，溪流漫过石梁飞溅而下，撞击底石激起千堆雪浪，是为万州古八景之一的“石琴响雪”。

上游不远，建于1870年的万州桥横跨芭溪河，将民主路与三马路相连。桥为单孔石拱桥，全由青石垒砌。桥身优雅的半圆倒映水中，与实桥合为一轮满月。我曾趴在冰凉的石栏上，看河边那块被称作“印盒石”的巨石。1970年5月29日，一场特大山洪过后，这座百年石桥轰然坍塌。消息传来，我跑到万安桥眺望，原处只剩一片空洞的天。后来每次经过万安桥，总忍不住朝那个方向望，芭溪河上从此少了一道风景。

民主路中段，有一处透着渺远佛光的去处“燃灯古佛”。昔日临河岩壁上，曾镌有一尊高约四米的古佛，身后石壁凿有48个灯盏座，相传对应人体穴位。这里终年香烟缭绕，抚慰过无数虔诚的魂灵。我记事时，佛身早已被风雨铲平，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地名，以及岩壁上几道模糊的残痕。

民主路在临河与靠坡的狭缝间倔强生长。路的内侧紧贴高坡，向着北山渐次隆起，衍生出几条如筋脉般的巷子。我常在这些高低错落、烟火交织的巷弄里穿梭。

从临街第一个口子上去就是西门坡。这片昔日城门外、紧邻环城路的坡地，曾是商贾官吏择居之所。爬上蜿蜒石梯，两旁有深宅大院，厚重的石门框、高耸的风火墙、雕花的木窗、檐角沉默的老瓦当，无声

诉说着往昔的体面与森严。青石板被岁月打磨得温润，石壁缝里黄葛树树根虬结，与斑驳的灰墙紧紧纠缠。

我家所在的菖蒲溪，是民主路的第二条巷子。这是一条从高坡淌下的溪沟，从前溪畔的菖蒲，已被人烟与岁月逼退，只剩清澈的水流，两岸是挤挨的瓦屋和几棵枝繁叶茂的黄葛树。从这里往西门方向走，穿过朱家坪小巷，便能登上视野开阔的北山观。朱家坪留存着几座完好的四合院，青瓦粉墙，檐角如沉默的飞鸟，静静切割着一方天空。小巷幽深，春听鸟啼，夏闻蝉鸣，全然避开了民主路的车马尘嚣。

从菖蒲溪往较场坝方向走，要经过樊家沟。巷子愈深，人家愈疏，一路蜿蜒可通梨树坪。继续向上，便能抵达先农坛和马仑岩。马仑岩得名于一块形似骏马的巨岩，从民主路上去，要爬七八十级坑洼不平的石阶，这里保留着几座更老旧的宅院。

民主路外侧，仅有一条杨柳嘴小巷悬于河岸之上。那是我上高中时往返万安桥的必经之路。每日途经，一边是青苔岩壁与挤挨的房舍；另一边，透过树隙或房屋豁口，能看见芭溪河。河水与巷子，恰似两条并行的生命线，一条喧哗奔腾，一条沉默蜿蜒，承载着我求学的晨昏与对远方的憧憬。

儿时的生活记忆，朴素得如同民主路的路面，却总闪着细碎的光。记忆最深的是民主路小学。这所学校条件简陋，被附近孩子戏称为“烂草帽学校”。多年后我才知道，它因地处三峡淹没区，成为库区二期移民的首迁学校，由福建省对口援建，搬迁后更名为“万州区福建小学”，“烂草帽”换了新颜。

我虽未在此就读，却有一段温暖的记忆。小学时，我曾在这里夜读校，也曾在这里的教室里排练舞蹈《我为伟大祖国站岗》。我甚至被安排指挥一个由小学生组成的合唱队伍，在和平广场内侧的梯道上表演，笨拙地打着拍子。

学校的校长叫张宝琦，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，瘦弱文静，看着我们这群吵吵嚷嚷的孩子，眼里总闪着温润的光亮。她的爱人是一位系着围巾、戴着鸭舌帽的画家，隔着窗户，我们常见他在屋里泼墨作画。在当时以工人、小贩和手艺人为主的街坊里，他的气质显得格外不同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就是万州文化界“三老”之一的冯天骧。

菖蒲溪盛夏的夜晚最难熬，屋里闷热如蒸笼。街坊们便搬出凉板、凉床，铺上竹席，在门前的黄葛树下乘凉过夜。树叶葱葱郁郁，在月光下摇曳成梦的碎片。蒲扇摇出的风，混着汗味与蚊香味，成了夏夜最安心的气息。我躺在凉板上，望着满天星斗，听大人们絮絮叨叨摆龙门阵，伴着溪沟流水声，渐渐入梦。

夏日里，芭溪河是我儿时游泳的乐园。大哥将家中两只木水桶用绳索相连，倒扣入水，做成简易“木筏”。我和二哥坐在其间，以手作桨，从长江边逆流而上，晃悠悠划至天仙桥下。芭溪河水在天仙桥跌落成巨大瀑布，瀑布与桥身间的空隙形成哗哗作响的水帘。我们蹚水进入轰鸣的水帘，随后一个猛子深潜，从飞悬的瀑布下钻出，游进水潭。

放学路上，我常在路边的铁匠铺驻足。这是程家父子三人打铁的铺子。只见程家老父亲赤着上身，古铜色的皮肤上汗水晶亮。小儿子守在炉边，呼啦呼啦地拉着风箱，炉火便跟着风的节奏，一明一暗，一起一伏地喘息、吐焰。老父亲用长钳从火焰中，稳稳夹出一块烧得通红的毛铁，精准地放在铁砧上。大儿子抡圆臂膀，沉重的大锤带着风声砸下。在“铛铛”响声中，火星从锤下轰然炸开，四下飞溅。毛铁在老父亲的钳下翻转、移动，在千锤百炼撞击与风箱喘息里，锄头、镰刀或菜刀的轮廓渐渐显露。

16岁那年，我走出了民主路，走向远方。4年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万州，专程去民主路走了一趟，寻找归途。路似乎更破旧了，车辆也更多了。最大的变化在燃灯古佛一带，从前临河的石栏杆已无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低矮拥挤的砖房，排列着数十家皮鞋作坊，空气里弥漫着皮革的生涩与胶水的气味。那些我曾凭栏望水、偷看古佛残痕的地方，只剩一间间堆满鞋料与杂物的铺面。

2003年，三峡的江水漫升上来，民主路及附近的街巷人家，尽数沉入了浩渺平静的湖底。这片湖，人们叫它“天仙湖”。前不久，新的“石琴响雪”景观已在北滨公园仿建。但我知道，那不是我记忆里的石琴响雪。记忆里的它，沾着野孩子的水花，混着潭底的传说，连水声都带着童年的回声。我记忆中的石琴响雪，正沉睡在天仙湖的万顷碧波之下。

如今，我伫立在天仙湖边，冥思遐想，湖底的民主路依然在另一个时空里呼吸：张校长眼镜片后的目光依然温润；程家父子最后一锤砸出的火星尚未冷却；那些从石琴响雪上跌落的水珠，依然悬在半空，保持着最后一跃的姿态。

## 夜入桃花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跃

才到酉阳，不顾疲倦，便想去看桃花源。此时虽已近傍晚，但天光尚明。我怀着渴望踏入仙地，同行之人同时高咏《桃花源记》：“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……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……”我们一边吟咏，一边和眼前所见对照。果然“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”，眼前的确全是桃林，虽然此时还是秃秃的光枝，但却尽显千百年来的沧桑。桃林尽处果然一洞宛然，潺潺溪水自洞中流出，确是“水源”。这溪流从洞中流出，穿林而去。难道陶渊明真是比着此处写的？大家从洞口而入，越走越惊愕。

穿洞而入，“复行数十步”，果然别有天地。此时天色渐暗，然于苍茫中尚可见四面峻峰叠嶂，中余平地十数

亩，草树丰茂，田垄依稀，一片幽旷深远。不过，这里的“仙人”似乎又迁徙避世于他处去了，“俨然”的屋舍皆消失，唯有一二农家乐尚在。漫步于阡陌之上，听着周遭虫鸣蝉唱，远远的树梢中不时隐约露出农家乐房檐下挂着的灯笼，让人顿生隔世离尘之感。此时，我的心也轻飘飘的，未酒先醉，皆不知南北东西了。抬头看天，银河耿耿，繁星历历，这天地所共生的静谧，竟真有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逍遥和洒脱。忽而又想，此处无需再避乱了，但桃花源中的“仙人”去了哪里呢？难道是逢如今太平盛世，他们也开始羡慕起尘世的繁华旖旎，又迁入尘世去贪享人间烟火去了吗？可他们哪里知道，红尘里的人们好想离开那灯红酒绿的喧嚣，正刻意地在寻觅着他们，追求这仙境呢！这“围城”的道理，难道连“仙人”也没能跳出来吗？

进得此处的农家乐，不妨先品品这仙家饮食。八仙桌上一坐，仙家饮食果然可口，“桃花酒”“桃花鱼”“桃花猪蹄”“桃花豆腐”等不一而足。我们把各种菜肴都以“桃花”命名，每上一道菜，我们都未卜先知似的不约而同地帮着吆喝：“桃花什么什么的上场了。”大家吆喝的同时，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。服务员也灿然一笑，称赞我们“未卜先知”。大家自然更加高兴，大言不惭地自吹：“沾了仙气，都仙人了呢，还不能神机妙算呀？”

我们把这些服务员都叫作桃花仙子。仙子们的歌喉，舞姿可是一绝。不过，要聆听这仙歌可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要喝下三杯美酒，才能换来一首仙歌呢。好在大家都海量，不就三杯酒吗，都痛快地喝。我酒力有限，但也爽快地喝。桃花仙酒甜润可口，桃花仙曲摄人心魄！于是，一杯一杯酒，喝个不尽；一首一首歌，唱个不完……仙子们累了，先生们醉了。

歌正浓，酒正酣，仙舞来了。院坝里，仙乐飘飘，仙舞翩翩，仙家的“摆手舞”登上

大雅之堂。舞蹈将仙园里仙人们劳作的妙姿，居然升华得如此美妙！她们婀娜如轻风扶柳，玲珑似小溪穿石，摆手摇头，恰到好处。喝醉仙酒的先生们，此时也忘了自惭形秽，一步三摇，肥态可掬地加入舞队，摇头扭腰，憨笑呵呵，快乐得真不知“有汉”了。这是一种没有杂质的、淳朴的、原生态的快乐，是发自内心的愉悦，是对孟子“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”的最好诠释。

我不喜欢道家、佛家那种装腔作势的“仙修”和“觉悟”，只喜欢这种“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的安宁、自然、和谐的境地。自古仙籍秘方众多，但我唯独推崇《桃花源记》，我想这大约也符合尘世大多数人的追求吧。

陶渊明的文章固然美妙，但他绝对想不到桃花源的夜色更美，绝对想不到夜色下的桃花源更迷人。离开红尘的人们，没有了杂务的羁绊，也是能享受这神仙一样的快乐的，这大约是陶渊明想不到的，也是那些迁离于此地的仙人想不到的吧。

